

国际关系

日本人移民巴西初期的历程和特征^{*}

杜娟

内容提要：1908年6月，首批781名日本移民搭乘“笠户丸”抵达巴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契约农工，被分配在咖啡种植园中劳作。然而，初到巴西的日本移民在种植园的生活并不理想，他们面临生活条件差、饮食不习惯、遭受虐待、工资水平低等困境。反抗和逃离成为日本劳工表达不满的主要方式。对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安抚侨民，通过重置让他们在巴西定居下来；另一方面完善和规范移民公司的业务，继续推动向外移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移民公司进入改革和整合期，日本通往巴西的移民航线也逐渐固定。1918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成立，并于1920年成为日本唯一经营移民业务的公司。1908—1923年期间日本移民巴西初期呈现出如下特征：巴西政府提供了移民活动的主要资金；以家庭为单位的契约农工构成了移民主体；日本移民高度聚居在圣保罗州的农村地区；日本移民的定居率非常高；在移民规模方面，巴西还不是日本移民的主要目的国，而日本也仅是巴西的一个移民来源小国。总之，这一时期日本向巴西的移民活动遵循的是“大公司、小政府”的运行模式。

关键词：日本移民 契约农工 圣保罗州 咖啡种植园
海外兴业株式会社

作者简介：杜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1) 05-0097-24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巴西的日本移民史研究”（编号：19BSS033）的阶段性成果。

1907年11月6日，巴西圣保罗州农务主管博特略（Carlos Botelho）与日本民营移民公司皇国殖民会社代表水野龙签订《移民契约》。1908年2月，皇国殖民会社取得了日本外务省的授权后，立即在各府县设立招工代理，并在报刊上刊登募集劳工的“特别广告”^①。此外，一些商业机构也加入宣传巴西的队伍中。3月20日，“伯国渡航同志会”^②在《福冈日日新闻》上刊登了一则巴西招工广告，称该国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四季都是“阳春三月的气候……雇主承担劳工移民的食料住居，男性每天的工资是4~8元，女性每天的工资为2~5元，这比本国劳动力工资高出近10倍。巴西政府为移民支付旅费，这里是日本建设殖民地 and 日本人民（海外）发展的天堂”^③。事实上，最早到达巴西的日本移民在种植园中的劳作和生活状况比较糟糕，并不像招工广告中宣传的那般美好。而移民初期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为此后日本政府调整移民政策和移民公司优化移民活动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此外，与同时期日本向夏威夷和北美地区的移民活动以及巴西接收的欧洲移民相比，日本移民又呈现出一些独特的方面，尽管在巴西外来移民中的占比还比较低，但以家庭为单位的契约农工移民、高度聚居在圣保罗州的农村地区以及定居率高等特征，为圣保罗州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劳动力，成为巴西此后大量招募日本移民的主要原因。

尽管拉丁美洲素有“种族大熔炉”之称，但长期以来，国外学界主要关注的仍然是欧洲裔和非洲裔移民群体，对于亚裔移民等少数外来族裔的研究比较薄弱。日本学界对于巴西的日本移民进行了颇多细化的研究，但是对于移民活动的阶段性特征和移民模式的系统化阐述不足。^④国内学界对于拉美外

① 「特別廣告：皇國殖民會社移民男女募集」，載『廣島藝備日日新聞』明治41年（1908年）3月24日。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103/103-0011.html>。[2018-03-08]

② “伯国”是日本对巴西的称呼。“伯国渡航同志会”（Hakukoku Toko Doshikai）并非一家移民机构，而是一家出版商。它于1908年3月在『福冈日日新闻』上刊登巴西招工广告；同年5月，又在『伊势新闻』和其他媒体上多次刊登招工广告。需要说明的是，“伯国渡航同志会”发布巴西招工广告的目的是为了推介自己发行的书籍『伯国渡航案内』（Hakukoku Toko Annai）和杂志『伯国之槩』（Hakukoku no Shiori）。

③ 「伯国渡航同志会廣告」，載『福冈日日新聞』明治41年（1908年）3月20日。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18.html>。[2018-03-08]

④ 国外学界相关研究代表作有：Daniel M. Masterson, *The Japanese in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Toake Endoh, *Exporting Japan: Politics of E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Teiiti Suzuki,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Brazil: Narrative Part*,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4;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ian, 2002; [日]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上、下册），東京：原書房，1981年；日本移民八十年史編纂委員会：『ブラジル日本移民八十年史』，東京：ブラジル日本文化協会，1991年；山田勉生：『船にみる日本人移民史：笠戸丸からクルーズ客船へ』，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年；丸山浩明編著：『ブラジル日本移民：百年の軌跡』，東京：明石書店，2010年。

来移民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多为概述性的介绍，缺乏基于史料的深入分析。^① 本文借鉴前人研究，利用相关文献档案，梳理 1908—1923 年日本移民巴西初期的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移民活动资金来源、移民构成、地理分布、从事职业、居住状况、移民规模等方面的特征，总结这一时期日本向巴西输出移民的运行模式。

一 日本早期契约劳工移民及其在巴西的境遇

日本移民公司打出的前往巴西的招工广告很快便得到民众的积极回应。经过精细的筹备，第一批日本移民乘坐“笠户丸”驶抵巴西。巴西国内的社会精英对这些日本移民的印象大多是正面的，但本土劳工和种族主义分子则对其比较排斥。初期的移民生活是艰难困苦的，对此，日本政府和移民公司对移民活动进行了调适和优化，后来到巴西的日本移民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止了日本移民巴西的步伐。

（一）第一艘日本移民船“笠户丸”的到来及巴西国内的反应

皇国殖民会社首批共募得 781 名劳工移民，由 165 个家庭组成。按照移民类型来划分，769 人为契约劳工移民，12 人为自由移民；在性别方面，男性移民 600 人，女性移民 181 人；在年龄方面，3 岁以下儿童 8 名，4~6 岁儿童 4 名，6~12 岁儿童 4 名，12 岁以上（农业劳动力）765 名；按照出生地进行划分，来自冲绳的 324 人，鹿儿岛 172 人，熊本 78 人，福岛 77 人，广岛 42 人，山口县 30 人，爱媛县 22 人，高知县 14 人，宫城 10 人，新潟县 9 人，东京府 3 人。移民的费用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日本国内的旅费和行前准备（医疗检查、接种疫苗等）费用，由移民自身和移民公司承担；另一部分是国际旅费，主要由圣保罗州政府承担。^②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种植园主补贴的费用今后会在劳工的工资中扣除，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债务关系；二

^① 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代表作有张世春：《日本移民在拉美》，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1 年第 20 期；鲍宇：《在巴西的日本移民》，载《拉丁美洲丛刊》，1980 年第 1 期；段亚南：《何处为家：巴西的“日侨日裔”与日本的“巴西日裔”》，载《东南学术》，2005 年第 4 期。

^② 「第一回移民渡来十週年」，载『伯刺西爾時報』大正 7 年（1918 年）6 月 21 日。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21.html. [2018-03-08]；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002, p. 29.

是劳工移民到达种植园后，圣保罗州政府的补贴才会兑现，所以这部分费用是由皇国殖民会社先行垫付的。

关于临行前移民们的准备工作，1908年3月15日皇国殖民会社的土井権大在《商工世界太平洋》上发表了题为《巴西移民需要如何准备》的文章。在他看来，“心理准备是最重要的”，鉴于这一时期北美地区对日本移民的排斥，“本国移民应该在坚持母国风俗的基础上，尽快适应国外的习惯和风俗”。此外，文章还列出了四类物质上需要准备的东西，分别为服装、家具、农具和杂物，并对每个类别下包含的具体物件、规格和数量进行说明。^①由此可见，日本移民出发前是经过移民公司精密的筹划和精心的指导的。待一切准备就绪后，1908年4月28日，“笠户丸”搭载着781名日本移民从神户港启航，途径新加坡和好望角，跨越印度洋和大西洋，历经近两个月的航行，于6月18日驶抵巴西桑托斯港。

第一批日本移民到达后，巴西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反应各异。社会精英对他们的初步印象大多是积极正面的。作为巴西方面的接待专员，圣保罗州农业观察员索布拉尔（J. Amândio Sobral）对“笠户丸”移民船和日本劳工赞不绝口。他评价道：“‘笠户丸’上的居住和餐饮环境绝对清洁，每个人都干净整洁，甚至还带着牙刷、梳子和剃刀，要知道只有最富有的巴西人才拥有这些物品”；“他们身穿欧式衣服，要知道这些衣服都是由日本工厂生产出来、并能在日本买到的”，“梳着与身上领带相协调的发型”；“他们看起来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并不贫穷，这与我们（巴西的）工人形成鲜明对比”；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新来者“喜欢我们的食物，并用我们的方式、放我们的香料进行烹饪”。^②索布拉尔将自己的感想撰写成一篇小文《日本人在圣保罗》，发表在1908年6月22日《保利斯塔邮报》上。借助这篇文章，索布拉尔要向巴西民众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本移民是欧化的、有文化的、干净的，并表现出适应巴西社会的意愿。

在赴巴西的第一批日本移民中，有532人受过教育，仅有249人为文盲^③，文盲率约为31.8%，与意大利移民的32%基本持平，远低于西班牙移

① [日] 土井権大：「伯刺爾移民は如何なる準備を要するか」，载『商工世界太平洋』明治41年（1908年）3月15日。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19.html。[2018-03-09]

② Jeffrey Lesser (ed.), *Searching for Home Abroad: Japanese Brazilians and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

③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29.

民的65%和葡萄牙移民的52%。^①在对第一批日本移民的报道中，还有一些细节使巴西人对日本移民的好感大增。在移民中有一些日本士兵，即便在海外脱下戎装变成了劳工，他们仍然佩戴着战役奖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组织高效。此外，移民手中都握有双面旗帜，一面是日本国旗，一面是巴西国旗，这也表达了日本人对巴西的尊重。^②

日本移民的到来，同样引起了其他移民群体的关注。在“笠户丸”到达桑托斯港的第二天，意大利裔巴西人办的《法福拉报》(*Fanfulla*)就刊发了3篇相关报道。其中一篇写道：“我们现在要经历黄祸了。”然而，同期发表的另一篇题为《一个启示》的报道则希望持反对意见的巴西人“冷静”下来，因为“日本是最令人恐惧的古代斗士，同时也是最幸运的现代民族”，他们在巴西只是为了生产新产品，并非要跟其他移民竞争。^③对日本移民排斥的群体大多持种族主义立场，并担忧日本人在工作机会上表现出来的竞争力。

(二) 第一批日本契约劳工的安置及其糟糕境遇

第一批日本移民到达桑托斯港后，乘坐火车来到圣保罗市，被安置在“移民之家”(Hospedaria de Imigrantes)^④进行休整，等待被分配工作。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巴西生活的第一周。1908年6月25日，781名移民被陆续带离，前往各自的工作场所。其中，772名日本契约劳工被分配到6个咖啡种植园——杜蒙(Dumont)种植园、弗洛雷斯塔(Floresta)种植园、卡纳什(Canaa)种植园、圣马蒂诺(Sao Martinho)种植园、瓜塔帕拉(Guatapara)种植园和索布拉多(Sobrado)种植园，其余9人(鹿儿岛4人、山口县2人、高知县2人、爱媛县1人)在圣保罗市就业。根据表1显示，日本劳工的分布遵循地缘和血缘的原则，即同一出生地和同一家族的劳工被分配到同一个种植园里。

然而，初来巴西的日本劳工发现种植园的生活并不理想，居住条件差、饮食不习惯、遭受虐待、工资水平低。种植园虽然为劳工移民提供免费住宿，但条件非常简陋。通常情况下，两三个家庭挤在一间小棚屋内，里面没有家

^① Herbert S. Kle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Spanish Immigrants in Brazil", 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5, No. 3, 1992, p. 509.

^②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31.

^③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55.

^④ 位于圣保罗市的“移民之家”，始建于1888年，里面配有现代化的设施，用途为接待初来巴西、需要在这里中转的外来移民。现在，这座建筑被改造成了圣保罗移民博物馆。

具，只有几个空盒子放日用品，房间里也没地板，劳工们只能睡在泥土地面上，不得已拼凑一些木板当床垫用。饮食习惯的巨大差异也让日本劳工颇为苦恼。日本人以米饭为主食，并辅以味噌汤、酱油和小咸菜佐味，然而这些东西在巴西根本就不存在；饮茶的习惯也不得不被研磨咖啡所取代。^① 日本劳工在咖啡种植园中的作息时间被严格限制，劳作时也有工头监工，这些工头动辄就对工人拳脚相加。^② 这使他们感觉自己与奴隶并无二异。另外，疟疾等热带疾病也让工人们苦不堪言，再加上没有配套的医疗救护措施，致使9名劳工殒命种植园。^③

表1 “笠户丸”日本劳工在圣保罗州种植园分配情况

咖啡种植园	家庭数(个)	出生地及人数	翻译人员	人数(人)
杜蒙	51	福岛县77人、熊本县78人、广岛县42人、宫城县10人、东京府3人	加藤准之助	210
弗洛雷斯塔	24	冲绳县173人	大野基尚	173
卡纳什	24	冲绳县151人	嶺昌	151
圣马蒂诺	27	鹿儿岛县101人	鈴木貞次郎	101
瓜塔帕拉	24	鹿儿岛县67人、高知县12人、新潟县9人	平野運平	88
索布拉多	15	山口县28人、爱媛县21人	任平高	49

资料来源：「第一回移民渡来十週年」，载『伯刺西爾時報』大正7年（1918年）6月21日。
<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21.html>。[2018-03-12]

让日本劳工最不满的是承诺的工资水平不能兑现。尽管给日本劳工分配的都堪称是圣保罗州“名声最好的”种植园，但种植园主仍然拒绝按契约规定的水准支付工资，并强迫工人们在种植园内部商店购买高价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其中，日本劳工在杜蒙种植园的遭遇最为糟糕。这个种植园距离圣保罗市300英里，占地13000英亩，拥有劳工约5000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种植园。按照之前签的劳动契约，一个日本劳工3口之家的日工作量为采摘1袋（即二斗八升）咖啡豆，家庭日工资约为450~500钱。^④ 具体到每

①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002, p. 34.

② http://www.ndl.go.jp/brasil/e/s2/s2_2.html#se2koukai。[2018-03-12]

③ [日]内田定植：「1909年9-10月の移民状況視察報告（2）」，「在サンパウロ州本邦移民状況報告」，『移民調査報告』第1冊，外務省通商局。<http://www.ndl.go.jp/brasil/text/19099-102.html>。[2018-03-12]

④ 『移民和皇国殖民会社签订的劳动契约』。<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G001/G001-00011.html>。[2018-03-12]

个劳工身上，1个月能赚约40日元，而当时日本的警察月工资也不过才12日元。^① 对比之下，劳动契约给出的工资水平对劳工极具诱惑力。然而实际上，一家3口每天只能赚60~180钱。^② 再加上在种植园的高消费，工资基本所剩无几，甚至赚的钱还不够日常开销。日本劳工在巴西的收入所得只有在夏威夷或美国的1/5。^③ 移民们一夜暴富的美梦破碎了，失落和愤怒的情绪在蔓延。有一首歌在日本劳工中传唱，歌词大意是：“那些曾经说巴西好的人撒了谎；移民公司也撒了谎；我来到了地球另一端，以为自己到了天堂，实际却发现下了地狱。”^④ 皇国殖民会社的海外代理上塚修平（Uetsuka Shuhei）^⑤ 用三个俳句（haiku）描述劳工在种植园的生活：“夜幕低垂，采摘咖啡；星光闪烁，干燥农场；曾几何时，思量逃离。”^⑥

导致日本劳工薪酬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年的咖啡收成不好。1894—1906年咖啡危机期间，巴西政府下令禁止栽种新的咖啡树苗，以减少产出抑制价格下跌，结果导致此后几年咖啡的产量持续低迷。在这种大环境下，日本劳工的劳动量自然不高，每天采摘的咖啡豆数量仅为此前意大利劳工的1/3。^⑦ 二是“笠户丸”的劳工到达种植园已是6月底，而巴西的咖啡豆早在4月底就已经进入采摘期，日本劳工错过了早期采摘。待他们劳作时，许多咖啡豆开始变暗变干，分量不如早先那么足，这使得日本工人的劳动量大为“缩水”，在称重计件的薪酬体制下比较吃亏。

反抗和逃离是日本劳工表达不满的主要方式。1908年7月，杜蒙种植园的日本工人发生暴乱。工人们抱怨道：“我们在日本只能勉强糊口。所以我们告别父老乡亲，千里迢迢来到巴西。尽管我们像奴隶一般夜以继日地工作，

① Daniel M. Masterson, *The Japanese in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 45.

②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002, p. 36.

③④ Daniela de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The Nikkeiji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8, p. 11.

⑤ 上塚修平，出生于熊本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专业，他是乘坐“笠户丸”来到巴西的第一批日本移民。他倡议日本政府为海外移民提供85万日元的低息贷款，以帮助他们进行拓殖。他还推动成立了北星医院（Hokusei Hospital）。鉴于其卓越贡献，他被誉为“巴西的日本移民之父”。
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R/012/012-002r.html. [2018-03-25]

⑥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89-90.

⑦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002, p. 35.

但每天只能赚40钱的工资。我们决定不再为如此（低廉的）薪水而工作。”8月，皇国殖民会社代表三浦新次郎（Arajiro Miura）介入调解劳资纠纷，但效果并不理想。随后，三浦把杜蒙种植园的所有日本劳工带回到圣保罗市的“移民之家”，单身男性移民被遣送至索罗卡巴纳（Sorocabana）铁路建筑工地，其他的家庭移民被重新安置在其他咖啡种植园。^①其中，有9个家庭迁至圣保罗州内陆的圣若金（Sao Joaquin）农场，后来这一地区发展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巴西最大的日本人社区。^②至此，杜蒙种植园成为唯一一个遭到全部日本劳工弃约的咖啡种植园。

导致日本劳工大量逃离的原因部分在于种植园主，部分在于皇国殖民会社。种植园主对日本劳工也有怨言，他们对于日本传统习俗不能理解，比如男女混浴等，并斥责日本家庭移民的虚假性，因为很多家庭成员看起来并不亲密。^③事实上，移民公司在招募家庭移民方面确实藏有猫腻。大多数家庭成员都是临时组合的，许多年轻男女纯粹为了满足移民条件而结婚，在抵达巴西后便各奔东西；还有一些所谓的亲属，如侄子、侄女、外甥等，也都是临时收养的。^④更重要的是，许多日本劳工干农活显得很笨拙，并不像是按契约招募的技能娴熟的农民。根据加藤准之助的说法，被派往杜蒙种植园的日本劳工中只有不到15%的人是真正的农民，其余的移民有警察、狱警、辍学学生、小商贩、渔夫、矿工、铁路工人、教师、公务员、律师、卖艺人、赌徒、水手、酒吧女侍、艺妓和妓女等^⑤。这个现象并非杜蒙种植园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第一批日本劳工移民中。当时为了快速招募劳工，皇国殖民会社并没有严格恪守只招收农民这一标准，而是吸收了很多其他职业的移民，致使移民队伍鱼龙混杂。^⑥

1908年9月，圣马蒂诺种植园的日本劳工举行罢工，他们提出实行月付工资，以取代现行的计件工资，同时主张到咖啡豆产量高的区域采摘。种植

① http://www.ndl.go.jp/brasil/e/s2/s2_2.html#se2koukai. [2018-03-15]

②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37.

③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8.

④ Daniela de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The Nikkeiji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7.

⑤ Daniel M. Masterson, *The Japanese in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 46.

⑥ http://www.ndl.go.jp/brasil/e/s2/s2_1.html#se1koukoku. [2018-03-15]

园经理由于害怕罢工演变为暴力冲突，便叫来了警察。三浦和水野龙闻讯后，立即赶往圣马蒂诺种植园进行调解。在和解无望后，他们将4个罢工领袖、12个日本家庭共26人带离圣马蒂诺种植园，重新安置在里约热内卢州，这次罢工事件遂告一段落。与此同时，类似的反抗、骚乱和逃离在其他几个种植园轮番上演，只有工资水平相对较高且日本劳工比较少的瓜塔帕拉种植园局面总体平和。^①一位来自冲绳县的移民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倾诉了种植园生活的艰辛。他在信中哭诉：“在巴西的日本移民都陷入绝望。许多妇女离开了丈夫……想要在巴西发财异常艰难。而且这里的物价非常高。我们遇到了大麻烦。”^②

1908年12月3日，水野龙向日本驻巴西公使内田榎殿递交了《第一回移民情况具申書》。这份报告全面描述了日本劳工在巴西遭遇的困难，他把这批移民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伪装的家庭和农民”。^③1908年12月25日至1909年1月7日，日本驻巴西公使馆二等翻译官甘利造次对圣保罗州2个城市和7处种植园进行视察，后将报告书呈交给外务省。根据他的报告，第一批781名日本移民中仅有359人还留在最早分配的种植园内，迁出率高达54%。即便算上后来重置的80名劳工也不过439人在做契约农工。^④1909年9—10月，日本驻巴西公使馆二等翻译官野田良治再次对首批日本移民进行追踪调查。他的调查报告显示，仍在种植园务农的日本劳工人数降至239人（包括后来重置的人数）。^⑤可见，第一批日本劳工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地抗争，导致他们在咖啡种植园的定居率只有30%，这给一些种植园主留下了日

①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www.ndl.go.jp/brasil/e/s2/s2_2.html#se2koukai，<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G001/G001-0010L.html>。[2018-03-16]；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002, pp. 36-37;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9.

② Daniel M. Masterson, *The Japanese in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 46.

③ [日]水野龙：『皇国殖民会社の第一回移民情况具申書』，明治41年（1908年）12月3日。<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22.html>。[2018-03-16]。

④ [日]甘利造次：「伯刺西爾國サン、パウロ州本邦移民ノ実況視察書」，『移民調査報告』第1冊，外務省通商局。<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23.html>。[2018-03-16]

⑤ [日]野田良治：「1909年9-10月の移民状況視察報告（1）」，「伯国サンパウロ州本邦移民状況視察報告」，『移民調査報告』第5冊，外務省通商局。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24.html#SECTION_1。[2018-03-16]；[日]内田榎殿：「1909年9-10月の移民状況視察報告（2）」，「在サンパウロ州本邦移民情况報告」，『移民調査報告』第1冊，外務省通商局。<http://www.ndl.go.jp/brasil/text/19099-102.html>。[2018-03-16]

本人是“好斗且不可靠”^①的坏印象。

（三）日本移民活动的优化与第二批契约劳工生活的改善

在面对海外移民在巴西遭受的不公待遇时，与南欧政府先后实行中止契约移民的政策不同，日本政府从自身出发寻找原因，一方面尽量安抚侨民，通过重置让他们在巴西定居下来，另一方面完善和规范移民公司的业务，继续推动向外移民。为了修补日本的海外移民形象、尽量减少巴西雇主和日本劳工之间的矛盾，日本外务省吸取第一批日本劳工在巴西的教训，对移民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一，招募的劳工移民必须要有农事经验；其二，劳动契约应明确规定家庭移民必须属实；其三，不许以押金或其他理由向移民收取钱财；其四，不许在招募宣传中夸大收入水平；其五，1909年的第一批移民须在4月中旬或最晚5月底前到达；其六，翻译人员必须能用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进行交流，并能指导移民。^②只有满足上述要求，移民公司才被准许向巴西继续输送契约劳工。最终，竹村殖民商馆与247个家庭的移民签订了劳动契约，期限为2年。^③

1910年5月4日，第二批906名日本移民（含3名自由移民）乘坐“旅顺丸”从神户港出发，于6月28日到达巴西桑托斯港。之后，这些移民被分配到圣保罗州的17个咖啡种植园中。

翌年3月，日本驻巴西临时代理公使藤田敏郎对圣保罗州的日本劳工情况进行巡视，并将第一批和第二批移民的数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第二批移民中仍有681人在最初分配的种植园劳作，只有255人选择离开，定居率高达75.2%；而此时，第一批移民仅有107人留在咖啡种植园，定居率仅为13.7%。^④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出现这种积极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种植园方面改善了劳工的生活条件，如配备厕所、床和桌子，并为生病的人提供医疗救助；二是出发前日本劳工与移民公司签订的契约中明确规定：不许罢工，所有的抗议必须通过移民公司的渠道解决。高定居率只是说明问题在减少，但并不意味着没有

^①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36.

^② http://www.ndl.go.jp/brasil/e/s2/s2_2.html#se3ryojun. [2018-03-18]

^③ [日] 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下），東京：原書房，1981年，第180頁。

^④ [日] 藤田敏郎：「1911年（明治44）4月の巡回視察報告書」，「伯国「サンパウロ」州巡回報告書」，『移民調査報告』第9回，外務省通商局。<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26.html>. [2018-03-18]

问题存在。比如，日本劳工反应较多的问题是必须在种植园内商店购买食品的要求。店主为了保证自己的高额利润，就要对农产品和日用品实行垄断，方法就是尽量限制劳工自己生产农作物的能力。为此，店主常用暴力卑劣的手法破坏农工的自耕地，如在自耕田上放养家畜啃食庄稼幼苗，这一招主要针对的就是日本劳工。而一旦日本工人稍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就会被种植园主指控为弃约的表现，并时常遭遇军警的恐吓。囿于契约的限制，日本劳工总体都能保持冷静和克制，并求助于移民公司。“在这种情况下，纷争基本能以有序的方式得到解决。”^①

（四）后续契约劳工的输入和中断

除了竹村殖民商馆，东洋移民会社也在积极开拓巴西的移民市场。1908年，东洋移民会社经理神谷忠雄亲赴巴西实地考察，并与圣保罗州政府沟通招工一事，双方于1910年11月12日达成移民协议。1912年4月25日，第一批由东洋移民会社招募和运送的357个家庭共1412名日本劳工抵达桑托斯港。此后，竹村殖民商馆和东洋移民会社主导了1914年之前向巴西输送日本契约劳工的业务，每次运送的移民人数都在1500~2000之间。1914年6月之前，两家公司共向圣保罗州输出了9批、3566个家庭、共计14195名日本劳工移民。^②从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12年之后，日本的移民船基本都能在4月底或5月初到达巴西，此时适逢咖啡豆刚开始收割的时节，这说明日本移民公司的业务越来越成熟，更加契合圣保罗州咖啡经济的用工需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日本向巴西输送移民的势头。战争对巴西的经济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进出口贸易上：一方面，1914年巴西的进口货物骤减到1913年的一半，而政府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进口税，致使国库遭受重创；另一方面，出口也在下降，这对长期依赖出口经济的国家财政而言是一场灾难。为了应对危机，巴西总统戈麦斯宣布削减联邦政府的开支。^③圣保罗州政府也以该州经济低迷为由，终止与外国移民公司继续签订移民契约，并暂停对移民的旅费发放补贴，日本向巴西的早期移民进程被迫中断。

^①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38.

^② [日] 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下），東京：原書房，1981年，第184-185頁。

^③ [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王龙晓译：《巴西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53页。

表2 1908—1914年期间日本向巴西移民情况

次序	到达巴西时间	移民公司	移民船	家庭数	人数
第1回	1908年6月18日	皇国殖民会社	笠户丸	165	781
第2回	1910年6月28日	竹村殖民商馆	旅顺丸	247	906
第3回	1912年4月28日	竹村殖民商馆	严岛丸	367	1432
第4回	1912年4月25日	东洋移民会社	神奈川丸	357	1412
第5回	1913年5月7日	竹村殖民商馆	云海丸	384	1506
第6回	1913年5月15日	东洋移民会社	若狭丸	394	1588
第7回	1913年10月24日	竹村殖民商馆	帝国丸	527	1946
第8回	1913年11月3日	东洋移民会社	若狭丸	470	1908
第9回	1914年4月27日	东洋移民会社	若狭丸	412	1688
第10回	1914年5月15日	竹村殖民商馆	帝国丸	408	1809

资料来源：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下），東京：原書房，1981年，第184—185頁。

二 日本移民公司的整合与向巴西移民计划的重启

随着欧洲战事的推进，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纷纷收紧了移民政策，限制本国公民流向海外。欧洲移民人数的锐减迫使巴西政府重新考虑引进日本劳工。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移民公司的兼并重组为巴西移民计划的重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1917年，日巴移民活动恢复正常。

（一）日本巴西移民组合的组建与移民活动的恢复

一战期间，欧洲移民的减少对巴西的外来移民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表3显示了1910—1919年巴西引进的外来移民人数，这10年间有几个变化值得注意。第一，葡萄牙再度成为巴西第一大移民来源国。在19世纪70年代末之前，葡萄牙一直都为巴西输送了最多的移民。进入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超过葡萄牙成为巴西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国，这种态势一直维持了30年，直到20世纪的头10年。在随后的10年中，意大利向巴西输送的移民人数被葡萄牙和西班牙赶超，降至第三位。第二，南欧3国向巴西的移民人数大幅减少。这种趋势从20世纪初就已经显现出来。由于3国政府相继中止了巴西的补贴移民计划，导致1900—1909年3个国家向巴西输送移民的总数跌至530212人，还不足1890—1899年最高峰时（1074011人）的一半。1910—1919年期间3国移民总数为638300人，虽然总体上略微增加，但也仅

为高峰时期的 59.4%。一战期间，巴西的南欧移民人数再度出现断崖式下跌。以葡萄牙为例，1914—1918 年这 5 年间的移民人数总和为 69832 人，还没有 1913 年的 76701 人多。第三，与南欧移民人数下降相比，巴西的日本移民人数在这 10 年展现出上升的势头，除了 1915 年和 1916 年两个年份例外。1914 年圣保罗州政府宣布暂停移民补贴政策，其政策效果显而易见，随后的两年中日本移民人数只有 230 人。1917 年日本移民人数触底反弹，飙升至 3899 人。如果以这 10 年的总数来看，日本移民的增加态势则更为明显：日本共向巴西输送了 27432 名移民（占比 3.36%），虽然与南欧国家多则以 10 万计的移民数不可比拟，却首次超过德国的 25902 人（占比 3.18%），成为巴西第四大移民来源国和欧洲以外最大的移民来源国。

表 3 1910—1919 年期间入境巴西的外来移民人数（单位：人）

年份	葡萄牙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	日本	其他地区	总数
1910	30857	14163	20843	3902	948	16038	86751
1911	47493	22914	27141	4251	28	31748	133575
1912	76530	31785	35492	5733	2909	25438	177887
1913	76701	30886	41064	8004	7122	26556	190333
1914	27935	15542	18945	2811	3675	10324	79232
1915	15118	5779	5895	169	65	3307	30333
1916	11981	5340	10306	364	165	3089	31245
1917	6817	5478	11113	201	3899	2769	30277
1918	7981	1050	4225	1	5599	937	19793
1919	17068	5231	6627	466	3022	3613	36027
1910—1919 年 占比	318481 39.06%	138168 16.94%	181651 22.28%	25902 3.18%	27432 3.36%	123819 15.18%	815453 100%

资料来源：Maria Stella Ferreira Levy, “O Papel da Migração Internacional na Evolução da População Brasileira (1872 a 1972)”, em *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 suplement*, Vol. 8, No. 3, 1974, p. 72.

1916 年 3 月，东洋移民会社、南美殖民会社和森冈移民会社合并，组建巴西移民组合。同年夏天，该公司派遣神谷忠雄赴巴西考察，与圣保罗州政府就恢复日本移民的事宜进行交涉。双方很快就达成一致。8 月 14 日，巴西移民组合代表田口道造与安图内斯·多斯桑托斯公司（Antunes dos Santos Company）签订移民协议，该公司被圣保罗州政府赋予引进移民的特权。根据协议，巴西移民组合每年要向圣保罗州输送 4000 ~ 5000 名契约移民，州政府

则对移民的旅费进行补贴，12岁以上的移民每人9磅，7~12岁的每人4磅10志，3~7岁的每人2磅5志，协议期限为4年。^①

表4 1917—1920年期间日本向巴西输送的移民情况

出发时间	移民船	家庭数	人数
1917年4月20日	若狭丸	351	1351
1917年6月12日	河内丸	151	562
1917年6月16日	西雅图丸	19	63
1917年9月21日	太駒丸（たこま丸）	21	70
1917年11月3日	若狭丸	503	1744
1917年11月30日	西雅图丸	24	78
1918年2月26日	夏威夷丸	69	225
1918年4月25日	若狭丸	512	1851
1918年5月31日	西雅图丸	26	107
1918年7月11日	博多丸	434	1696
1918年9月6日	讚岐丸	335	1273
1918年10月20日	夏威夷丸	70	359
1918年11月28日	若狭丸	101	392
1919年1月21日	博多丸	150	612
1919年3月27日	讚岐丸	179	797
1919年5月27日	镰仓丸	136	623
1919年7月22日	夏威夷丸	61	239
1919年10月18日	讚岐丸	69	311
1919年11月25日	镰仓丸	19	93
1920年3月30日	土佐丸	91	450
1920年7月2日	河内丸	29	193
1920年10月1日	土佐丸	27	163
1920年12月27日	巴拿马丸	36	165

资料来源：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下），東京：原書房，1981年，第204-206頁。

此外，这一时期日本通往巴西的移民航线也逐渐固定。1916年，日本邮船公司与巴西移民组合缔结运送合约，商定从1917年起由两艘航船负责运送移民，开设1年3次的定期航线。1917年4月20日，日本邮船公司旗下的

① [日] 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下），東京：原書房，1981年，第202-204頁。

“若狭丸”开启了定期航线上的首航，搭载着 351 个家庭共计 1351 名移民驶向巴西，这标志着日巴移民活动恢复正常。此次航行从神户港出发，途径新加坡、德拉瓜湾和开普敦，终抵桑托斯港；返航路线经停里约热内卢、圣卢西亚、纽约和巴拿马运河回到日本。1918 年 4 月后，日本邮船公司把这条航线的运力增至 3 艘航船，运送频率缩短为 2 个月 1 次，返航路线改为经由南非好望角的大西洋航线。除了日本邮船公司，大阪商船公司也加入了运送移民的行列，起点设在横滨。1917 年 6 月，大阪商船公司的“西雅图丸”首次搭载 19 个家庭共 63 名日本移民从横滨出发奔赴巴西。1918 年，这家公司首次将移民船的返航路线改为经由巴拿马运河，将巴西的咖啡运至美国新奥尔良，再把新奥尔良的棉花和钢铁运回日本，从中谋取巨额利润。1920 年后，大阪商船公司的运送频率增至 1 年 10 次，在日本的起点由横滨改为神户。至此，日本至巴西的西行环球移民航线最终确立，轮船经由印度洋，从开普敦出大西洋至巴西。需要指出的是，两家航运企业的主营业务有所不同，日本邮船公司侧重运送移民，大阪商船公司则更偏重运输货物。在巴西移民组合运转的 4 年间，共向巴西投送了 23 批 13417 位移民。^① 其中，日本邮船公司承担了 15 次航行，输送了 90% 的移民（1.21 万人）；大阪商船公司承运了 8 次，仅输送了 10% 的移民（0.13 万人）。^②

（二）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成立及其早期移民事业

在此期间，日本国内的移民公司进入改革和整合期。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日本民营移民公司林林总总，竞争激烈，对移民的争夺进入白热化程度。那些资金单薄、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差、缺乏政府督导和授信的移民公司往往在竞争中落败，移民市场很不稳定。1916 年 10 月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指出，一战为本国营造了良好的向外拓殖的大环境，日本移民公司要抓住机遇积极推动国民的海外发展事业，但“当时国内此种事业会社唯小移殖民会社数多分立”，并经常处于恶性竞争中，风险甚高，不利于移民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只有资本雄厚的大移民公司才能承担“此重大任务”。^③ 为了整顿移民市场乱象，有效整合移民公司资源，1917 年 7 月，寺内正毅内阁向日本国会

① [日] 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下），東京：原書房，1981 年，第 204—206 頁。

② [日] 山田迪生：『船にみる日本人移民史：笠戸丸からクルーズ客船へ』，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年，第 63 頁。

③ 『海外興業株式会社小史』，第 1—2 頁。<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89/089-0021.html>；<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89/089-0031.html>。[2018-03-30]

提交《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修订案》，要求同意该公司收购移民公司的股票和债务证券，以解决小市值移民公司间因盲目竞争而产生的资源浪费问题，并进一步做大实力强劲的大移民公司。该修订案最终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①

1918年8月6日，大藏大臣胜田主计在日本殖民协会夏季研讨会上强调，不仅要加强对外贸易、促进海外移民，还要增加对外投资，尤其在南美地区，他极力主张移民公司间的强强联合，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海外投资规模。^②第二天，胜田主计就把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南美殖民会社、森冈移民会社、巴西拓殖会社、日本殖民会社、日东殖民会社的代表以及外务省通商局长中村巍氏召集在其官邸中，商讨合并的事宜。但是，森冈移民会社和巴西拓殖会社并不同意，随即退出讨论。剩余的4家公司于8月31日再次碰面商议合并的具体事项。

1918年12月1日，在大藏省和外务省的推动下，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南美殖民会社、日本殖民会社、日东殖民会社成功合并，组建了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内设总务部、营业部、金融部和调查部4个部门。^③第一任社长由神山闰次（内务省官员）担任，专任董事有神谷忠雄（巴西拓殖会社）和水野龙（南美殖民株式会社）。^④新会社购买和继承了4家旧公司的移民业务。^⑤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注册资金中的70%由日本邮船公司、大阪商船公司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出资，所以这3家公司是大股东。

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经营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南美、南洋、澳洲和北美等地。其主要业务包括：招募、输送和安置契约劳工和自由移民；在巴西购地经营拓殖地（colony）^⑥；海外投资，领域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的买卖、农业

① http://www.ndl.go.jp/brasil/e/s3/s3_3.html#se6douka. [2018-03-30]

② 『勝田大藏大臣在日本植民協會夏季講習會上的講演』，大正7年（1918年）8月6日，『海外發展に關する勝田大藏大臣講演、全國中小農の分布及其經濟狀態』，海外興業1918年。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33211/11?__lang=en. [2018-03-30]

③ 『海外興業株式會社小史』，第9頁。<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89/089-0061.html>. [2018-03-30]

④ 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前四任社长和任期分别为：神山闰次（1917年12月—1921年12月）、松平直平（1921年12月—1923年5月）、龙江义信（1923年5月—1923年3月）、井上雅二（1923年3月就职），参见『海外興業株式會社小史』，第13頁。<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89/089-0081.html>. [2018-03-30]

⑤ 『海外興業株式會社小史』，第3頁。<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89/089-0031.html>. [2018-03-30]

⑥ 拓殖地指日本移民（公司）在巴西购买、开垦、经营的土地。早期的拓殖地多为履行完劳动契约的日本移民自发、零散的行为，而后出现了由政府推动、官商合办的拓殖地，兼具投资、置地和移民三重作用。

畜牧业、水产业、矿业、加工业、土木建筑、新闻业等，如菲律宾和“南洋新占领地”的甘蔗种植业、秘鲁的棉花栽培业、智利的硝石业等。^①简单来说，就是移民、拓殖和投资三大板块。不难发现，之前日本的民营移民公司只是单纯经营移民业务，向目的国输送契约劳工，而海外兴业株式会在继承被吞并公司移民业务的基础上，把业务扩展到了拓殖和投资领域，这也是两者间最大的区别。其实，仅从公司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这一差别，海外兴业株式会社不再使用“移民”或“殖民”的字样。

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移民业务主要包括五个环节：宣传、募集、乘船手续、运送、安置保护。宣传的主要方式是在媒体上印刷画报或配有照片的宣讲会。在一幅广告画报上，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将手里的锄头指向巴西，家人都站在他的臂膀上，孩子挥舞着日本国旗，画报上的标题为“我们出发！带上你的家人去南美！”还有一副画报印有巨大的南美地图，上面散布着许多日本人拓殖地的照片，右侧是一艘驶入里约热内卢瓜纳巴拉湾（Guanabara）的日本移民船，不远处雄壮巍峨的面包山（Sugarloaf）似乎在张开怀抱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②此外，日本各府县的社会课、职业介绍机构和海外协会在农村举办巡回展出，免费提供最新的巴西移住地的照片和资料，还配送移住地和出国法律等小册子。招募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家庭中非长子的青壮年劳力。一直以来，日本农村都实行长子继承制，包括土地在内的家庭财产和权力都由长子来继承，其他的兄弟必须服从长子的支配。长子继承家业后，其他的兄弟要搬离家庭独自谋生，且不能从家庭分得任何财产，由此催生出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这些没有土地继承权的青壮年构成了日本海外移民的主体。

募集有初选和复审两个流程。先是公司代理人对申请人面试，向其介绍咖啡种植园的劳动和生活环境。而后，代理人把首轮通过的申请者的材料送回位于东京的公司总部，由总部对申请候选人的家庭构成和财产状况等资质进行严格筛查。此外，契约劳工移民还要向府县官厅递交签证申请书和出国许可书。那些获得移民资格的家庭要在指定日期前到达乘船港口神户集合，办理各种乘船手续。在港口滞留期间，公司设在神户的办事处要为移民办理

^① 『海外興業株式會社小史』，第11頁、第20頁。<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89/089-007l.html>，<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89/089-009l.html>。[2018-03-30]

^②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60.

签证、证件检查、检疫和消毒等事项。在费用方面，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负担移民从家乡到神户的火车票和行李运费的一半。但是，去巴西的移民在传染病检疫和身体检查结果出来前还需在临时旅馆里待上十来天，因为家庭移民较多，所以这笔花销也不少。

运送由两大股东日本邮船公司和大阪商船公司负责。移民船需要有日本政府指定的专任监督或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运送监督者同行。督察员要对途中的天气、乘客的体征、船内生活和卫生状况、特别调查事项等进行详细的记录，撰成监督日志，报给政府或移民公司。^① 在到达桑托斯港后，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巴西分部会有专人迎接，给移民分配农场，并将他们转送至目的地。^②

海外兴业株式会社于1919年4月以67万日元收购了巴西拓殖会社^③，1920年又吞并了日本国内最后一个移民公司森冈移民会社。自此，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成为日本唯一一家经营移民业务的公司。如表5所示，自成立以来的6年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共向海外输出移民15793人，其中去往巴西的移民最多，有10087人，约占同期移民总数的63.9%。

表5 1918—1923年期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输送移民人数

年份	巴西	菲律宾	其他地区	总计
1918	4332	2709	46	7087
1919	2150	675	232	3057
1920	826	137	49	1012
1921	923	251	665	1839
1922	965	115	191	1271
1923	891	358	278	1527
总计	10087	4245	1461	15793

资料来源：『海外興業株式會社小史』，第31頁。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89/089-0141.html.[2018-05-15]

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在收购巴西拓殖会社后，一道接管了其在伊瓜佩

① [日] 新宅隆一：「移民輸送の監督報告」，『新宅隆一関係資料』[移（三）-アルゼンチン-3-8]，憲政資料室。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45.html.[2018-04-01]

② [日] 坂口满宏著，吴占军译：《论日本向巴西移民的性质与形式》，载《日本研究》，2016年第2期，第79-81页。

③ 『海外興業株式會社小史』，第35頁。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89/089-0161.html.[2018-04-01]

(Iguape) 地区经营的拓殖地。1920 年, 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又在里贝拉河流域的塞塔巴拉斯 (Seta Barras) 地区开辟拓殖地。至此, 加上 1913 年创建的桂拓殖地和 1916 年的雷日斯特鲁 (Registro) 拓殖地, 伊瓜佩地区的三大拓殖地基本架构成型。为了便利拓殖地与城市中心的通讯和商务往来, 促使移民安定下来, 日本政府大力资助伊瓜佩拓殖地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工程建设。截至 1924 年, 已经修筑了 243 公里长的公路连接拓殖地和伊瓜佩市; 建立了 4 所学校, 满足 318 名儿童的教育需求; 还建有若干医院和经济作物加工厂。^①

1908—1923 年, 日本共向巴西输送了 32266 名移民^②。日本移民成为巴西第四大外来移民群体。那么, 与明治中后期日本向夏威夷和北美地区的移民, 以及 19 世纪末巴西接收的欧洲移民相比, 这一时期日本向巴西的移民活动又呈现出哪些特征呢?

三 比较视野下日本移民初期的特征

在移民活动的资金来源方面, 巴西政府提供了主要的经费支持。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日本移民都是享受巴西政府资助的补贴移民。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长期缺乏劳动力, 巴西政府一直秉持着积极的移民输入政策, 提供交通补贴就是其吸引外来移民的惯有政策, 并非单独针对日本移民而实行的。独立后, 为了解决与阿根廷的边界纠纷、开拓南部疆土, 佩德罗一世敦促巴西政府出台了吸引德语国家移民的政策, 在诸多优惠措施中就包括承担旅费这一项。1888 年巴西废除奴隶制后, 大部分意大利和西班牙移民也是在圣保罗州的资助下迁移而来。然而, 20 世纪初意大利、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出台禁令, 暂停向巴西输出补贴移民, 这无异于给巴西的咖啡经济和种植园主当头一棒, 迫使他们寻求劳工移民来源地的多元化。在此背景下, 日巴移民计划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政府纷纷向日本移民抛出橄榄枝, 承诺支付他们的旅行费用, 这便促成了 1908 年“笠户丸”的首航。1914 年, 圣保罗州政府曾一度因财政问题暂停向外来移民提供补贴。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移民人数再度锐减, 为 1916 年日巴重启补贴移民

^① Daniel M. Masterson, *The Japanese in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p. 78 - 79.

^② Maria Stella Ferreira Levy, “O Papel da Migração Internacional na Evolução da População Brasileira (1872 a 1972)”, em *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 supplement, Vol. 8, No. 3, 1974, pp. 71 - 72.

计划提供了契机。据统计,1908—1922年间,日本向巴西输送的移民中约有94%的人是移民公司招募、享受巴西政府补贴的,由亲属资助或自掏腰包的自由移民仅占6%。^①

在移民构成方面,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契约农工移民。对于巴西而言,为了保持稳定的劳动力来源,巴西政府在近代推行的移民政策都特别强调男女搭配的家庭迁移模式,这也是继补贴移民之外又一政策。之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移民都遵循了这一移民原则,尤其是西班牙,该国移民的男女性别比是外来移民中最均衡的,甚至比巴西国内的数值还要低。所以,日本家庭移民的出现只是巴西这一传统移民政策的延续。对于日本而言,不同于其之前的海外移民活动,规模化的家庭移民是日本向巴西输送移民最具特色的地方之一。早期日本向夏威夷、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秘鲁等国输出的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单身青壮年男性,女性移民寥寥无几,家庭移民更是闻所未闻,所以“照片新娘”在这些地区非常盛行。1913年,男性占日本向墨西哥和秘鲁移民总数的95%,而在巴西这一数值仅为60%。^②后来,为了解决单身男青年的婚姻问题和满足目的国对轻体力劳动者的需求,日本移民公司开始有意识地输送一些女性移民,1894—1908年移民公司共组织了约1000名日本女性赴夏威夷,在去秘鲁的第二批日本移民团中也有百余名女性的身影,但是其数量和规模都与后来去巴西的不可同日而语,1923年墨西哥的日本女性移民仅有不足1000人,而同期仅从桑托斯港入境巴西的日本女性移民就达11822名。^③此外,早前日本向其他地区输出女性移民大多带有随机性,而输往巴西的女性移民多是伴随家庭而来的,家庭移民(女性移民)是日巴移民活动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在1907年圣保罗州与皇国殖民会社签订的《移民契约》中,明确要求招募家庭移民。日本移民公司虽然刚开始对此还持有异议,并与圣保罗州政府进行交涉,但后来还是认真履行了移民协议中的相关规定,此后也最终会受益于这种移民形式。大多数日本移民都是来自西南地区的拥

^① Teiiti Suzuki,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Brazil: Narrative Part*,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4, p. 182, table 188. 按照移民资金来源,该书作者把巴西的日本移民分为受巴西政府资助的招募移民和亲属资助的自由移民,在表188中分别呈现了1908—1917年和1918—1922年这两类移民的占比情况。在前一时段,招募移民占92.9%,自由移民占7.1%;在后一时段,招募移民占95.3%,自由移民占4.6%。文中的数据是基于这两组数据的一个平均值。

^② J. F. Normano, “Japanese Emigration to Brazil”, in *Pacific Affairs*, Vol. 7, No. 1, 1934, p. 57.

^③ Daniel M. Masterson, *The Japanese in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 74.

有丰富农事经验的农民，契约农工的移民身份是早期日本海外移民最具共性的地方，尤其存在于夏威夷、拉丁美洲等种植园经济发达的地区。

在地理分布方面，日本移民高度聚居在圣保罗州的农村地区。截至1920年，日本共向巴西输出移民27976人，其中圣保罗州有24435人，米纳斯吉拉斯州1923人，巴拉那州701人，联邦区244人，里约热内卢州69人，亚马孙州32人，其余58人散布在巴伊亚州、塞阿拉州、圣埃斯皮里图州、帕拉州、伯南布哥州、阿克里州和南部地区。由此可见，87.3%的日本移民聚居在圣保罗州。这一点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移民颇为相似，甚至比他们表现得更加集中。同期，巴西国内有意大利移民558405人，其中398797人（71.4%）位于圣保罗州；有西班牙移民219142人，其中171289人（78.1%）住在圣保罗州。^①事实上，三者基本都是受圣保罗州政府资助、并都以家庭移民的模式招募而来的契约农工。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西的补贴移民和家庭移民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能够把大部分移民凝聚在圣保罗州，从而为该州的经济提供稳定的劳动力。另外，日本移民在圣保罗州的高度集中一方面反映出日本移民的家庭型特征，重置往往是以整个家族为单位，携家带子，举族而迁，聚集效果就比单身男性的个人迁移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体现出日本移民具有极强的集团意识，使得他们在异乡他国努力寻找各种共同因素（如同族、同乡、同船、同一种植园等）与同胞聚居，构建归属感的同时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思想根植于他们的稻作文化。水稻的耕作从选种、灌溉、插秧、除草、收割、脱壳等各环节都需要全村人的共同协作，个体劳动是无法胜任水利灌溉、田埂等作业的，长期生活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团结和依赖的心理，个人完全归属于集团，集团意志是唯一的行为基础。此外，恶劣的岛国环境、单一的民族构成、传统的家族制度、忠诚的武家政治和源自中国的儒家思想等都是促成日本民族形成强烈集团主义思想的因素。虽然绝大多数日本契约劳工在后来改变了身份，或是通过购地成为独立小农，或是通过租种土地成为佃农，亦或在种植园中成为收益分成农民，但他们仍然没有脱离农业和农村，而是把稻作文化嫁接在巴西的土地上，这既是集团主义的体现，又是集团主义的结果。

在居住状况方面，日本移民的定居率非常高。由于巴西是日本移民较晚

^① Maria Stella Ferreira Levy, “O Papel da Migração Internacional na Evolução da População Brasileira (1872 a 1972)”, em *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 supplement, Vol. 8, No. 3, 1974, p. 79.

涉足的国家，没有之前的移民路径可循，更缺乏在当地生活的各种经验，所以最早来到这里的日本移民难免会度过一段艰难的适应期，他们面对陌生的国家和环境、未知的语言、稀疏的人际关系、迥异的文化，再加上种植园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低廉的工资待遇，表现出了排斥和不安，选择离开最初被安置的地方。数据显示，1908—1917年期间有98.4%的日本移民通过重置的方式改善生活，使自己尽快地适应新环境。即便如此，绝大多数日本移民并没有选择回国或离开巴西，而只是在巴西境内再迁移。根据日本学者入江寅次的统计，第一阶段日本移民在巴西的定居率约为92.3%^①，远远高于同期欧洲移民的定居率。根据桑托斯港的出入境记录，西班牙移民的定居率为51.05%，德国移民为24.49%，意大利移民仅为12.82%。^②导致日本移民定居率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日本到巴西的地理距离太过遥远。日本移民沿西行经印度洋和大西洋到巴西，需要跋涉1.8万公里；而如果去夏威夷，则仅需要航行6200公里；如若从夏威夷中转去美国西海岸，全程1万公里左右。所以，异常遥远的路途阻隔了日本移民返乡的脚步。二是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回国。工资待遇相对低廉，家庭生活日常开销大，积蓄有限，不足以支付远洋航行的返程旅费，更别提“衣锦还乡”了。三是家庭移民模式确保了日本移民社会关系的稳固性。单身男性移民完全可以凭借个人喜好随意改变居住地甚至跨国迁移，寻找更易于赚钱的地方，流动性强；而拖家带口的男性移民则需要顾虑到妻子、孩子和亲属，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不会轻易变更居住地，更别说回国或跨国迁徙了，流动性弱。四是日本政府和移民公司不鼓励本国移民回国。为了改变之前在夏威夷和北美地区日本移民留下的不稳定的“寄居客”印象，提升国民的海外形象，日本政府在向巴西移民时比较注重定居率。1908年在“笠户丸”离港前，一位日本政府官员对移民发表行前演讲，他提醒道：“你们即将去海外发展，请记住日本与你们每一个人同在。你们不能玷污国家声誉。在遇到问题甚至是面对死亡时，要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而不是回国，除非作为胜利者归来。”^③另外，当第一批移民在巴西暴露出来诸多问题后，日本外务省敦促移民公司优化移民服务、提高移民待遇，力争让更多的日本移民留在巴西，此后拓殖地的建设也是出于此番考虑。

① [日]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下），東京：原書房，1981年，第292頁。

② Daniel M. Masterson, *The Japanese in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 52.

③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27.

在移民规模方面，巴西仍非日本移民的主要目的国，而日本也仅是巴西的一个移民来源小国。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视野观察 20 世纪头 20 年日本和巴西的移民数据，就会清晰地看到这两个国家在彼此移民政策中的地位。日本在 1901—1920 年期间共向海外输出移民 314562 人。其中，去往夏威夷的人数最多，有 128124 人；美国本土有 61018 人，位列第二；整个拉丁美洲有 60731 人，位列第三，巴西、秘鲁和墨西哥分别占 47%、32% 和 19%。^① 这说明，进入 20 世纪，日本移民公司的业务重心逐渐转向了拉丁美洲，拉美在日本海外移民政策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拉美地区的移民人数占比由 19 世纪中后期的 0.5% 迅速飙升至 1920 年的 19.3%，逼近第二位美国的 19.4%；如果单看巴西一国的数据，也突破了 19 世纪的 0，增至 1920 年的 9%。与此同时，夏威夷作为日本首要移民目的地的地位不断削弱，从 53.6% 跌至 40.7%。尽管如此，夏威夷和美国仍然是这一时期日本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相比之下，巴西在 1908—1923 年期间共接收外来移民 1267153 人。其中，来自葡萄牙的移民最多，有 501038 人；其次是西班牙移民，有 250400 人；再次是意大利移民，有 213609 人。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巴西 76.1% 的外来移民来自这 3 个南欧国家。如果再加上德国的 59574 人，整个欧洲为巴西贡献了 80% 以上的移民。虽然日本移民中有将近 1/10 的人去了巴西，但这 32266 人也仅占巴西外来移民总数的 2.5%。^② 所以，这一时期日本仍然是巴西诸多移民来源国中不起眼的小角色。

四 余论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 1908—1923 年间日本向巴西的移民活动遵循的是“大公司、小政府”的运行模式。

一方面，日本民营移民公司在整个移民活动中发挥着主要作用。1894 年，日本的海外移民活动由日本政府主导的官约移民时代转向由民营移民公司主导的私约移民时代，日本的移民市场也由官方垄断转变为民营企业间的自由竞争。随后，民营移民公司进入大发展时期，大小不一、实力不等的移民公

^① Toake Endoh, *Exporting Japan: Politics of E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 18.

^② Maria Stella Ferreira Levy, “O Papel da Migração Internacional na Evolução da População Brasileira (1872 a 1972)”, em *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 suplement*, Vol. 8, No. 3, 1974, pp. 71 - 72.

司粉墨登场，都想从移民事业中分一杯羹，牟取利润。拉美是日本移民公司开发较晚的市场。熊本移民会社、东洋移民会社和大陆殖民合资会社引领了早期输送至墨西哥的移民活动；森冈移民会社和明治殖民会社促进了早期前往秘鲁的移民活动；皇国殖民会社、竹村殖民商馆和东洋移民会社则推进了早期开赴巴西的移民商船。除了确保招募、运输和安置工作合法、安全和有序之外，在处理具体的移民事务时，移民公司在目的国还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为了维持种植园生活的秩序、提高移民的定居率，移民公司需要在劳工契约中做出各种承诺，如节假日天数、禁止逃跑、骚乱、赌博等。当劳资纠纷发生时，移民公司还要充当“临时代办”，调和种植园主和劳工移民间的矛盾，为本国劳工争取权益，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早期向巴西移民的进程中仅仅依照国内法（1894年的《移民保护规则》和1896年的《移民保护法》）审批和监管移民公司的经营活动，并不直接参与移民的招募、运输和安置等事项。可以说，在向巴西移民初期，日本的移民活动遵循的是“大公司、小政府”的运营模式。1916年是日本民营移民公司发展的转折点，东洋移民会社、南美殖民会社和森冈移民会社合并组建了巴西移民组合，标志着日本移民公司各自为营的自由竞争状态结束，这种趋势在1918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成立时达到顶峰。1920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兼并了森冈移民会社后，成为日本唯一经营移民业务的公司，宣告日本的移民市场再度回归垄断。不可否认，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规律是导致这一变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彰显了“无形的手”的力量。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日本政府的引导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只“有形的手”加速了移民公司间的整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逐步加大了对移民事业的掌控。1924年日本政府召开帝国经济会议，制定保护和奖励移民的国策移民政策，将巴西列为输送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确定了“共存共荣”的移民政策。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则是日本政府推行国策移民政策的重要支柱和抓手。葡萄牙学者丹妮拉·德卡瓦略甚至将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成立视为“日本政府推行国策移民的第一步”^①。由此可见，日本移民巴西初期的调整 and 变化直接关系到未来日本移民政策的走向。

（责任编辑 徐睿）

^① Daniela de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The Nikkeiji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4.